



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曰此人手
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頭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
座直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有輿上殿稱
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妯娌盛事垂不朽鳳雖
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逢乾坤涕淚吾客在馮翊爾
家同道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踰
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游韁飛走使我高荷活到今
日寸心鳴佩牢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水吞咲白首春草隨
青袍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凌上龍舟家聲
肯墜地利器當秋臺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渠大夫出盧宋寶
貝休貽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船千艘我欲就丹砂跣涉身身勞
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鼈或駮鸞騰天聊作鶴鳴皋

谷

唐史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二人

過其家毋李窺之知其必貴質之此詩乃杜氏非李氏也杜

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

可曉也馮翊郡同州也按史時李勉為廣州刺

史嶺南節度使題曰舊唐書盧貞為南海太守開元以來廣

府節度使以清白見稱者四裴伯先李朝隱宋璋及魚也漢

孔奮清潔身如脂膏而未嘗自潤○此詩首叙王杜如感且

詳述故實而唐史失之惜哉次美王且言其於危難中不見

棄而鳴感焉惟恨亂離聚散耳次言評事能振家聲而使南

海次六句美節度李勉清白又能運籌降洞主來海胡也末

自言欲之交廣就丹砂而悼跋涉之勞然有志乘鯨鼈或駮

鸞以升天或作鶴以鳴皋終不能陷身於糞土也吁杜公雖

老於送旅志氣無少衰颯可尚也已賦也

過南嶽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沙雲樹衡山引舳艫翠芽穿裏
蔣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壤童犁雨雪漁屋架
泥塗敬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面赤辭浩略蒼梧帝子
留遺恨曹公屈杜圖聖朝光御志殘孽駐艱虞才淋隨斯養名
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帝痕數危檣逐夜烏
洙曰漢蒯通傳隨斯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晉嵇康與向秀
共鍛柳下蕭何傳韓信謀反呂后用何計誅信高帝使三拜
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曾何曰袖自此
始矣願君謝封不受老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六六忙○此
詩言將過南嶽入洞庭湖首寫眼前之景物及自己衰病次

目赤譬蒼梧而懷古昔次憂當時兵亂而賢人隱且自傷老
病奔馳南北而帝痕數也賦也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業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水爭倚
薄雲月通微明湖鴈雙起人來故北征

鶴曰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在岳州

宿白沙驛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
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好的近南溟

公自註白沙初過湖南五里

上水遣懷

我表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贈蹙多拙為安得不皓首驅馳四海

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親舊友低顏下色地故人知
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一紀
出西蜀于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身暮齒依蒲柳冥九疑葬聖
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諛毀竟自取
鬱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昔幸清湘石逢行雜林藪蒿工密逞
巧氣若酣盃酒詩謳互激遠回韓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類
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倉衆色晚熊挂玄虵乳黃熊
在樹顛正為羣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百庶與達者論吞
聲浪瑕垢

朱曰左傳餬其口於四方朱熹元與彭龜言通猶中風狂
走自指盛時柳子厚作羅說云庶畏羆畏虎畏黔覲公
詩意以羆在樹而守虎明矣○自湖南入衡州故曰上水公

自言衰病踴躍驅馳於海內為年少所侮自蜀下荆湘入南
嶽懷古思治苦無經濟之才此身將何之耶今又履歷險阻
類其益厚庶樂得達者與論而混瑕垢斯可矣自言衰老
於太平之時病瘁於亂離之際故踴躍驅馳使童稚餬其口
於四方奈何驅馳之際但遇新少年空逢親故是以低顏下
色而人知其善誘然少年氣豪乃以老醜目之次六句綴前
十二句詞極悲惋所懷者在此次八句歎唐虞之已遠屈
賈之遭讒次十句言孤舟逢行清湘林藪亂石間篙工逞巧
氣酣歌謳明授受於回斡之際善知者觸類而長凡事各有
類脫之手求古經濟才如操舟之妙者何獨罕有乎既而晚
色蒼熊挂虵乳羆守羆虎於林藪中乃歎羸瘠之軀將何
適耶履此險阻顏益厚矣庶與達者言論吞聲以混瑕垢可

也此所謂遣懷者是矣賦也

湘夫人祠

蕭之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子似鮮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
樹微馨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淡泠泠在叢筠

趙曰博物志舜死湘妃以淚揮竹上染成斑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與來猶杖履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
竹湘娥倚暮春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信司尚舟子廢寢
食飄風爭所搽我行匪利涉謝爾後者勞石間采菘女歸巢
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彌聞見事略同刻剝乃雖乃貴人

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奈何黠吏徒漁
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各時貫緼袍

鄭曰朱崖即潭之丹崖也○此詩公自言辭主人而開船正
當春水泛溢丹崖日高之時舟子廢寢食以搽舟故謝其勞
若次言見石間采菘之女當菘菜以輸官乃知天下生民被刻
剝之甚貴人雖有仁心奈何索錢之門戶多端而黠吏漁奪
以致斯民逋逃故末章自喜貫緼袍於危時而置酒又何傷
焉所謂遣遇者目其所遇而自遣也賦也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只濤盤衆力亦不細呀坑瞥眼
過飛檣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
賢計茲理庶可廣奉之期勿替

公自註雲濤盤灘名極為險阻東坡曰讀子美減米散同舟之句則可以振貪懦於百世之下矣又曰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此取其美掩其瑕也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此詩曰舟行但脫風濤之險而作故題曰解憂首言減米散同舟之人而思共濟且向來雲濤盤之險飛櫓無帶苟不藉衆力則呀坑安得過之易也是得失安危瞬息間耳今雖即安可不拳之憶念期勿替乎此亦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也

宿鑿石浦

早宿宿後勞仲春江山腹飄風過無時舟城不敢繫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擘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窮途多怪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之類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出豈繫

趙曰易繫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詩言宿浦之早者緣宿後勞苦故也時當仲春江山秀麗飄風無時舟楫不敢不泊次四句狀早宿之景物次言窮途固多怪異而亂世殊少恩惠是以我亦放蕩草之卒歲故末章託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之語以終之賦也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揖讓勇迫開其情

趙曰易繫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此詩言早行之時有歌者焉有哭者焉然行邁各有程期每日舟行聞見略同賦也次言飛鳥求食而潛魚亦驚目歎前王之作

網罟是設法以害生成然碧藻茂魚固可依而高帆終日征
雖無網罟潛魚亦不能不驚以况干戈未揖讓而啓生民勞
迫之情比也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相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面道過津
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望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
者心在餘不盡酒賸有無聲琴聖賢兩寐賞眇々獨開襟
趙曰梁元帝烏栖曲沙棠作船桂作楫陸士衡詩瓮餘殘酒
賸有橫琴○詩言過津口則南岳近而相流東逝矣是時和
風之引桂楫春日之漲雲岑回首則津口已過而楓林之多
也次言魚鳥之通塞而興惻隱之心末歎聖賢亦賞賴有琴
酒以開予襟爾賦也

次空靈岸

云々送素浪落々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必空靈靈石
峻楓枯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可使營吾居茲爲託
長嘯毒瘴未足憂干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耻爲達人謂迴帆
觀賞延佳處領其要

水經有空濤峽○此紀空靈山水之佳而作也首言舟

楫逢水而遲得展清眺以盡所歷之妙次言空靈楓枯隱其
奔流峭石而白日亦偏照矣可使營吾廬於此以託長嘯蓋
瘴毒不足憂而兵戈未定之可憂耳向者以奔馳而留遺恨
耻爲達人所謂它日回船當於佳處賞延以領其要亦賦也

宿卷石戍

午離空靈岑夕得卷石戍岸跡開闢水木雜古今樹地蒸南風

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開理亂豈
恒數較系舟般藤輪杖策古樵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
雖蕪沒農器高牢固山東殘淫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
今減征賦

鮑曰唐志長沙有老石戍**夢符**曰左傳祈招之詩曰祈招之
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首言午敦空靈
夕宿老戍而水木雜揉且地蒸春熱而四序氣候何回互之
不齊曰歎治亂豈有恒數耶賦而比也於是系舟登岸見罷
民之不安安居野泉自注柴扉蕪沒田器無恙山東雖餘淫
氣而吳楚尚守王度誰其叩閭乞下令以減征賦乎此詩曰
春熱而歎理亂之無常曰民困征役而乞減賦稅公於愛君
憂國之心為何如哉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用故多窮老驅馳早行簪
愈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
霞暎煩促瘴豈侵頰倚睡未醒僕夫問鹽楸暮頰靦青鏡隨意
簪葛巾仰慙林老盛側聞夜來冠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
請湯直性微廉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
誅曰漢爰盜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左傳罷於奔命史夷齊
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蘇秦張儀歷
聘六國諸侯皆以粟馬資之○詩言有求常生百慮亦我斯
文之病也以此用故之多而窮老驅馳相併緣有求也且蒿
師嬾於早行挂席而風又不正昔人戒坐不垂堂今也柰何
奔命而歷此風波之險耶故煩促頰倚若瘴癘相侵而睡未

醒也及僕夫問盥櫛而衰容羞覓鏡聊簪葛巾而愧林卷之盛矣自傷衰老而奔趨也側聞夜來有寇賊幸喜囊中無物况艱危之時作遠客而干請於人有傷平日之直性將若之何其效夷齊之餓乎儀秦之聘乎二者未知適後故疑而不決賦也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擲浪散性妨危沙折危當羈輟暫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踈放

陳俞曰危沙記險無亡標識故挿卷以當之○言次晚洲雲石多而風濤壯是以舟所經身所在者度鳥上而垂猿把也

故擲浪則散帙有所妨嫌危沙則折卷以當標識羈輟之際暫可愉悅衰老之餘反成惆悵何則中原之兵未息吾其得終身踈放乎哉賦也

發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宿鳥行猶去卷叢咲不來人傷白首處接金杯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

歸鴈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卷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夢弼曰漲海一名在交趾羅浮山在惠州○言聞道今春歸鴈來自交廣蓋其避雪則南來而到羅浮見卷則北向而辭漲海故也元而又嘆是物皆關兵氣何時可免客愁蓋以殺

氣盛而霜露嚴故近年鴻雁不過五湖今也來自交廣則玉燭將調而客愁可釋矣興兼賦也

野望。

納之乾坤大行上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關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公自註服虔曰嶺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果有此嶺夢弼曰裴遜之詩納之江海浮黃曰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此五嶺也書註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詩言流寓之遠乃知乾坤之大望遠則雲山兼五嶺風壤接三苗視近則野樹侵江關春蒲長雪消今我空老於孤舟之上無補於朝廷耳賦也

入喬口。

漢上舊京遠達之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密早蜂亂注泥輕燕斜雲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公自註喬口在長沙北界洙曰莊子其人与骨皆已朽矣○詩首言舊京愈遠而歸路愈賒者蓋以衰年傍水國而對春華見早蜂輕燕於樹密江泥之間今入喬口則近長沙於是懷賈生而悽惻焉賦也

銅官渚守風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鴻去杳難攀

趙曰長沙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漢書江南之地火耕水耨註燒草下水種稻及草与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已竭留長也

北風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靈犀殘日初宵鼓大鑪葵攜卑濕
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滌除貪破浪愁絕付
推枯執熱沉在凌寒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途再宿
煩舟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
山渺坐隅

公自註新康江口信宿方行趙曰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
萬里浪宋玉風賦盛怒於土囊之口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
坐○此詩以北風雖阻行舟然喜其能解瘴氣及寬肺疾耳
賦也首二句乃一篇之主意第三四句應南國瘴次二句應
北風蘇次六句繳前六句次四句言既蘇肺氣則不敢恨危
途矣煩舟子應危途問僕夫應肺疾末言今晨北風不作且

順德可長驅而往我當隱几看雲山之湧坐隅矣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嗟余竟
軼軻將老逢艱危胡雖逼神器送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公侯草
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亦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
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
言督有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茶苟懷榮樓層無所施
先王實罪已愁痛正為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豐城
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音深陳苦辭

宋曰莊子榮啓期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予幸得之一樂也
○此公自述抱濟時憂國之榮而軼軻無所施故陳苦辭首
六句述人主危道有窮達之分既而自歎軼軻又逢艱危以

起下文少言安史之亂兩京陷沒二聖播遷及魚朝恩元載
輩反覆等事勿涉二紀尚未平定然朝廷雖再樹立終未及
太宗貞觀之時何則軍國之用乏絕日不暇給上下督責雖
有高賢然又迫於形勢不暇扶持王室若甫之疲茶苟懷濟
時之長策棲屑何所施哉元王於國步艱難之際實能罪已
下哀痛之詔正為此尔今也歲不我與又以病於遐方惟看
劍氣及蛟龍池於是自料齒髮衰謝無能為矣而惟陳苦辭
耳賦也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倉梧暮潛魚不銜
鈎走鹿無反顧皦々幽曠心拳々異平素衣食相拘閔勿知限
流寓風濤上春沙十里浸江樹運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
任塵埃舟航煩數且壑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

為足名數多憂汗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撒落跋涉懼
虎狼窺中原烏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
差自愛各馳務焉羸瘠且如何魄奪針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
師怒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
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夢弼曰蜀志許靖字文休避董卓之亂走至交趾後以劉璋
招入蜀事先主○此曰亂懷古而述避難奔馳之意首言邦
危者以其法則壞耳聖人既遠惟益愁慕故南游悵望舜葬
之蒼梧也次以魚鹿興幽曠之心有異於昔者何哉以衣
拘閔勿知流寓東西限隔不得相依故尔於是涉歷風濤
節易度井竈任其生塵舟楫煩人數具故牽纏於途路中又
加之以老內自々以俗務且萬古一死生耳胡為求足於名

數耶是故多事不能為桃源之隱計拙不能立銅柱之功然
未辭炎瘴之毒且擺落跋涉之懼盜賊尚窺中國焉得所歷
而久住耶葛洪許靖皆避世之士自愧不如雖然賢愚固有
高下但自愛各有趨向耳令我老病屢加針灸故留滯日久
僮僕慵而高師怒也終當挂帆席而為祝融之客勉強親杖
屨結托老人星以展羅浮之步特未知天意肯從否故曰天
意難告訴也賦也

望嶽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邗伯用祀
典在德非馨香巡守何寂寞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網行邁越
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峰次低昂紫蓋
獨不朝爭長擘相望恭聞魏夫人君羊仙夫翱翔有時五峰氣散

風如飛霜寧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
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趙曰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朱鳥之星也書望秩于山
川五峰祝融紫蓋天柱石廩芙蓉也田曰夫人晉魏舒之女
也幼讀書好神仙嘗有四人降之盡傳其祕術壽終日以
杖代尸而升天封南岳夫人治南岳○是年春晚公自潭之
衡望見南岳而作也首四句言衡山之鎮南方自百王而秩
祀固非一日矣次言祭祀黍稷非馨在吾德馨且虞舜之後
巡狩不行此禮遂廢次自言墮於世網行邁越彼瀟湘見日
出於衡岳絕壁之上而漾舟過於清光之旁且五峰爭長業
然相望也次言魏夫人之治南岳次言我欲杖崇岡以迫於
脩途而未暇歸來覲命駕將沐浴休息於玉堂以問府主何

以贊我白耶忍見衰圖之俗祀典不舉苟以牲璧禮神之其
思降福祥矣賦也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衝天他自得紅顏騎
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
處長懷賈傅并依然虛靈佳舉為寒食實藉君平賣卜錢鍾鼎
山林各天性濁醪簾飯任吾年

涿曰漢景帝子發封長沙王謚曰定賈誼為太傅今其廟有
井存焉焦本作周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
子推焚骸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
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
弔書以致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

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頓革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繫舟雙下淚悠悠伏
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旅雁上雲歸紫
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玉山河錦繡中風水
春來洞庭閣白蘋愁殺白頭翁

涿曰劉向別錄蹴踘黃帝所造本兵勢也古今藝術圖鞦韆
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

客後

客後南溟來遺我泉客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
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微斂無

趙曰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泣
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鶴曰按史大曆四年三月

遣御史高錢詩或為是而作款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樯燕語留人賈傳才未
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洙曰唐書褚遂良工隸楷太宗令侍書高宗時為右僕射因
諫帝不當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為后左遷潭州都督

雙楓浦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披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浪足浮紗
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

須溪曰末句欲尋無主之地傷世狹也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老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摠廢老枝照

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
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洙曰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槿之側左傳隕石於宋
五隕星也又星隕如雨淮南子隋侯之珠註明月珠也又隋
珠徑寸夜有光明○首四句答郭受新詩舊德之句自言才
微年老安得朝中屬望耶尚有虛名或卧病而詩摠廢或見
卷而句還成答春興也雖然只同燕石能星隕耳安得海內
流傳困耶其曰自得隋珠覺夜明喻得郭詩之美也未言喬
口橘洲雖云風浪促何惜片時之程而不過我耶盖与郭相
去不遠且答足風濤之句賦兼此也

杜負外兄垂示詩目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內流傳信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

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撥春興不知
凡幾首衡陽紙價頗能高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
鳥乾坤水上萍王孫文人行垂老見飄零

洙曰禮諸侯賜斧鉞然後殺李勉鄭惠王元懿之曾孫也

迴棹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為客費多年衡岳江湖
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巾拂那關眼鉞罌易
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衰沉綿強飯尊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
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掌吾家碑不昧王
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寺可終焉

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

趙曰衡州志俯臨蒸水其氣如蒸水流至湘故曰蒸湘尔雅

凍雨夏月暴雨也沈休文蕭愔碑曰遇沈疇綿留氣序史記

魯仲連齊人責新垣衍帝秦之軍為之却六十里平原君欲

封之辭不受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為書以遺燕將燕將見

書自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連逃隱海上曰

吾与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馬鶴曰公至衡州

畏熱復面將歸襄陽不果竟留於潭○復按此詩首言安命

畏天不敢妄動故係一物而勞生費多年而為客是以涉江

湖避疫癘然自願散才而嬰薄俗雖存歷有迹實負前賢次

六句言得雨解熱而強飯端居也故思漢水峴山之清涼且

順水迴帆又省掌挽杜預之碑王祭之井皆在欲歸結茅灌

園遊寺以遂幽曠之性實異仲連之輕世肆志是以煩篙師
之相送庶幾朱夏得及到襄陽泥寒泉以蘇肺氣耳賦也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
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
悲歎故園莽丘墟鄰里各公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君奉公餞南伯肅之秩初筵鄙人奉末
眷偏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
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
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擬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
抑淚潺湲熱雲集曛黑關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煙

鴟鷂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成兵甲下請安并西永念病渴
老附書遠出顛

師曰道州南郡也州長曰伯○此詩首四句言舟師之散廣

川若君奉公之餞南伯裴公而初筵秩之也次四句自述獲

奉末眷義同骨肉固非一日則懷抱得罄所宣而無隱次四

句言裴公之盛名事業既富又無苟取雖高賢亦自愧服且

不以喪亂所嬰愈自保愛如金石之堅次自言我雖計拙知

百寮之下然直氣得蘇於君子之前第會合不久故樂未極

而哀生耳蓋平生交游將盡思念宿昔則茫然自失故促別

觴則激百慮而泣下矣次六句言祖餞宴集至晚而繼以燭

遠鴟鷂催曉則從此分袂回旋乃謂裴公上請汰兵下請安
民倘念病老則附書山間可也賦也

哭韋大夫之晉

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臺閣黃圖
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脩然首喜音容間馮招疾
病纏南過駭蒼卒北思悄聯綿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
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石
落暎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關樹頂飛旄泛堂前
帝幕疑風燕笳蕭急暮蟬與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童孺交遊
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
帥權春秋褒貶列名器重雙全

宋曰郇瑕晉地鶴曰按集中大曆二年秋有送韋中丞之晉
赴湖南詩當是韋鎮湖南死於鎮所故公哭之也○復按公
與韋殆幼時托交於晉地故云悽愴差池且士人皆叨禮遇

言非獨予也而文律早與周旋言知己久矣次四句言韋之
尊榮而延之泰然也次四句言公以馮唐之招而我久病我
效貢禹之喜南過相依而公已死故思悄然不能自已也次
四句言韋之死而遺愛在民交友若范巨卿之素車吳季札
之寶劍言其交契也次四句言韋傳業有子世載其美照映
當時也次八句言當朱夏靈輿天靈觀啟行而真樓飛旄帝幕
蕭笳之送則韋已棄虛白之室而不我顧矣於是歎早歲之
交遊已盡又為俗事所牽而不能護喪故多涕淚而勉詩篇
也未言公既死誰其繼領方面蓋朝廷於將帥之權極難其
人唯公名器兩全得春秋之義故不能不痛傷之也賦也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軀瘦長夏想為情滑憶雕胡

飯香聞錦帶羹，美滿匙兼暖腹。誰欲致孟嬰。

夢符曰：荆湘間有錦帶，其苗嫩脆可食。春未開，花紅白如錦。
彦輔曰：錦帶吐綬，難也。其肉脆美，堪作臠。

潭州送韋負外逸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

潭州留別杜負外院長

韋迨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鵬，天炎畏跼禽。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慙長者轡，重得故人書。白髮終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鴈，看取北來魚。

早發湘潭寄杜負外院長

韋迨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興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關勞肝肺，論材愧杞梓。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千秋節有感二首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整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群臣得，金吾萬國迴。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洙曰：按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宴百官於芙蓉樓，下百官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

趙曰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首四句言自罷千秋節而朝無宴會故頻傷八月之來耳次四句言昔日編生日於鳳曆暫劫灰於龍池今在湘川憶長安之遠而涕淚未言寶鏡金吾皆千秋節宴會所有之物今也壯觀已塵埃而我之年又老安得不悲傷也哉賦也

御氣雲樓啟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鞵紅染豔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臺聖主他年貴過還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夢弼曰明皇雜錄千秋節上宴勤政樓大陳聲樂張平子西京賦走上索而相逢索繩也謂走索以為戲也桂江湘水之源自桂州至潭故云○詩言昔日千秋節於御氣含風之殿

大陳聲樂王母則獻仙桃羅鞵之美人則走索金羈之舞馬則獻壽它年聖主榮貴如此而無邊心之勞今也不然故見桂江之向北滿眼送波濤而憶長安能不悲乎賦也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放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矣矣有興江浦忽訪老夫舟戢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々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火滅相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趙曰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魏文帝為太子時

有七子從之遊皆能詩黃初文帝即位年彌也容齋云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跣以比莊躄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与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亦老須筐對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補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掛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鴻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攔苑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為記異語意不与它詩厥有百哉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湏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近者扶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鄴城客子王季文君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為携酒豫童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教頗久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猶衝斗時危可仗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領山南邠人思之比父母三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用為義和夫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土也論道阻江湖李也疑丞曠前後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龍飯行風后力救長迴首

馬曰按豫章圖經唐王季文鄴城人家貧賣履博極群書李

勉引為賓客其敬之善為詩又按勉高祖子鄭王元懿之曾孫以廣德二年為洪州刺史大曆二年入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四年冬入廣平馮崇道朱濟之亂時公在潭州勉初為梁州刺史梁屬山南道尚書大傅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盂左曰輔右曰弼風后力牧黃帝臣也○此詩蓋公聞是事於李勉而作也夫以王季友之賢而其妻苦欲去之可歎也已故題曰可歎吁妻而去夫是人倫之大變也故以浮雲改變不常起興略說河東女兒之醜即頌季友之美而太守李勉引之為賓客敬之而不疑若夜光之珠與城之劍可尚也夫故又極稱王季之賢而欲置之君側以濟時危致君堯舜如吾輩碌之何足道哉故風后力牧長回首而願望王與李焉謂其可當大任也是猶孟子與匡章之義云

興也

奉贈盧五丈參謀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丈人藉才地門闕冠雲霄老矣逢迎拙相於契托饒賜錢傾府待爭米駐船遙鄰好艱難薄氓心杼柚焦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漢翰惟李率湖山合動搖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息澤蒼生轉寐寒休傳棟是馬真信鵬為鷄未解依袂還斟汎瓢流全疲蹙蟀體物幸鷄鷄孤負滄州頭誰云晚見招

公自註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精舍恩旨先支率錢未

謂曰公之妻鄭氏亦鄭氏耶左傳季札聘於鄭

見子產如鄭鄭子產名也謝宣遠卷靈運詩李率酬嘉

蘇州神仙所居之地也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

惜別行送劉僚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與主將偷
省憂艱虞祗收壯健勝鐵甲豈曰格鬪水龍駒而今西北自反
胡駃麟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
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顛衣冠往乘
蹇驢梁公富貴於身疎補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
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由戎迴北狄羅網群馬
藉馬多氣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先推擇滔才略洽滇窄
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蕪菊
花路傍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二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

淚不覺老夫神內傷

此詩首言劉之南行以市駿馬且不限匹數以應軍中之用
故美主將偷省憂艱虞收駿馬以備格鬪次言自西北胡反
良馬蕩盡惟龍媒在帝都而子孫未落西南苟非戎事君肯
越江湖以求之乎次言江湖之間凡馬亦顛顛故衣冠之族
皆騎蹇驢且美梁公之賢無自私也次言梁公赤心壯氣可
却戎狄故劉侯蒙推擇以奉使而才略之廣非人所能及也
次自言泊舟於長沙而扶病以相見聚散之頃正當重陽別
淚難忍而神內傷矣賦也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豈韋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僥倖經過楚
劍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

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趙曰分源承韋派言劉与杜同出也劉孝標書年事適盡容髮衰謝先武与馮異爾書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涸池劉琨与親舊書常恐祖生先吾著鞭也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飄然涉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雁與時集橘鳥終歲飛鹿門自山往永息漢陰機

朱曰莊子真南游過漢陰見丈人為圃畦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丈人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少壯樂燕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遭亂實原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校老膽方爾誰過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瀉鸞騰訪知已淮海莫蹉跎

此詩首言吾与敬相見各已白頭其奈會少別多是故悲歌今也少壯之樂固難得矣然歲寒之心則匪它也其壯氣如霜匣之劍其清標如玉壺之水則其人固可想見矣雖遭亂世實惟漂泊然濟時之道固曾琢磨若形容則吾校老於尔弟膽方則誰能過尔耶以上二節自叙兼歎美之詞末章言秋晚風高將之廣陵須鸞騰以訪知已幸勿蹉跎勉其行也賦也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適呈蘇渙侍御

久客多枉友用書素書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喧問泛愛不
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古存耻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
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撒棄
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岷千株菊使我書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
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老映囚軍符侯印取豈遲紫
燕綠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闔康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
會蘇息夷狄跋扈徒巡按鐵築壇聞意旨類細漏網期彌綸
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吞詔驚群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
兵氣益振傾壺蕭管黑白髮舞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李
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玉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北
有輿每聯袂郭南抱雍亦隱凡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
山起鳥雀若肥秋粟菽蛟龍欲執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

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漢人扶致君堯舜
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深曰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妻答曰在儀曰足矣世說
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薰蕕倚玉樹武帝時侍御
史郭欽上疏言戎狄強獷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
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人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
不聽又武帝嘗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
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
言之殆不如也帝大咲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
固為勝之○詩首言久客多枉友勿書尺蒙問寒暄不能救
溝壑之辱然吾雖老尚有心於當世但耻作窮途之笑耳此
段含譏意蓋曰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次言道州書

至若珠王之貴重故撒棄百斛酒千株菊使我朝夕觀覽煩
兒孫之晝立費燈燭而夜坐也次言憶道州之尉永嘉且狀
其年少風流將謂軍符侯印當即得如良馬之行甚速也今
聖朝兵亂尚未平息濟時宜薦達賢俊以共理則黎元之愁
痛夷狄之跋扈皆將平定矣今也天子將命之以將帥之事
類網漏網期爾經綸之彌縫之當如郭欽之上書以見大計
劉毅之咨詔以驚羣臣如此則七日更僕而語固不能盡論
兵則氣益以振發於是傾壺舞劍則吹青春而黑白髮矣且
酒邊曾說蘇志子之雲孫汝亦後來之傑出者每自市北肩
輿而連袂今也將軍西第之成已多可早起東山之卧作巫
相蓋傷小人用而賢人隱則天下何時而平耶末章言附書
与裴道州目示蘇渙我已老病無用若致君堯舜則望二子

早據要津而思捐軀馬賦也

奉贈李八丈曠判官

我文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驂驥人得有早年見標
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傳
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君政務區區猶在事更持久討論
實解願探割紛應手書積諷諫管關限奔走之暮未展材業
鈞孰為偶所親問淹泊况愛惜衰朽垂白辭南翁委身希北叟
真成窮轍解或以喪家狗秋梧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荆
衡知音為回首

殊曰神堯唐高祖也蘇曰曹頰遠思友詩精義測神奧清機
發妙理晉史謝安謂郝超為入幕之賓詩兼國之鈞漢書項
籍使范增說項梁云南翁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班固幽

通賦此叟頗識其倚伏用塞翁事○首言李文宗英之特若
珊瑚駭驥人豈得有耶且早年已見標格事業之富官曹之
正所樹立之善政已傳衆口今也艱難之際其治體貴於安
靖固無取乎冗長猶歷試更持以討論掄劄篋書諷諫者以
歷職於外限於奔走也故入幕之賓未足以展其才可使乘
均誰其比耶次自述所親所知之間淹泊惜衰朽辭南翁希
此叟則若涸轍之鮒喪家之狗焉末章記離別之候則高興
之激昂有若奔衛之駭極庶幾有知音者為一回首為賦也
晚秋長沙祭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觀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後投轄飲肯作置書郵高鳥黃雲
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且病得淹留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輿歸上都二十四韻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頤失深萬人揮參佐笑辭
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
倒衣感恩義不小懷德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深哀
見士則雅論在兵機戎狄乘妖氣塵沙落林闡往年朝謁斷他
日掃除非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
萬姓瘡痍合群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
體風流後代希對敷期特達衰朽再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
採薇搯盃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兇扶立釣磯清霜
洞庭葉故就別時飛

趙曰朱幡丹旄也禮助葬者必執紼詩顛倒裳衣世說陳仲
舉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鶴曰韋尚書即之晉也○首言尚書
之素幕丹旄渡江而登陸矣則駟馬頤主而哀鳴萬人揮深

而悲泣其參佐矣辭已畢門闌誰其送耶唯盧侍御從公既
久故執紼護喪此心猶若公存故其感恩懷舊禮義不失也
次言其護喪歸上都而待勅葬也其深衷如此它日庶為士
則而雅論之要在乎兵機蓋吐蕃乘亂入寇者以兵機之不
密故也次自述往年曾朝謁曾諫諍以掃除其非今則斷絕
矣子入朝但促銅壺箭以詢黃閣之老休添玉帳於以慮白
登之圍此豈譏勸親征之徒放次言民疲將驕苟諫諍者多
規制則垂拱自有光輝矣蓋先王以儉約為體後世宜以為
法則焉盧於對敷之際望爾特達規制則我雖衰朽亦与有
光焉是故愁書字於空內疾採薇於山中此疾遺世不以致
君澤民為心者言也今別矣揮盃忽罷抱被何依惟立釣磯
看征蓋而已奈何霜葉故就別時而飛其哀傷之情

耶賦也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聖賢名古
邀爵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
宣襟故國悲寒望群雲慘歲陰水鄉霾白蜃楓岫疊青岑
冬炎瘴濛雨滯滯鼓迎方祭鬼彈落似鴉禽興盡纔無悶愁
來遽不禁生涯相汨沒時物正蕭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
幸裾鶩魏帝投閣為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所欽吾安藜不
糝汝貴玉為琛烏几重縛鷄衣寸針京傷同庫信述作異
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訪白頭吟反襟
時難遇忘機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
花費獨尋轉蓬真情行藥病淋瘞天追潘岳持危覓鄧林

嗟蛇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宗鐔納流迷浩
汗峻址得欽奎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披顏爭倩逸足競
駸朗鑒存愚直皇天寶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
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
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
洙曰漢律曆志黃帝使伶倫取竹於解谷斲兩節間而吹之
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
六是為律本以通八節之氣以調八方之風枚乘七發云龍
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脩可曰風俗通汲今
應柳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壁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
因得疾柳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耳宣疾遂瘳
魏陳琳健於章表曾公讀其檄而頭風愈潘岳西征賦天赤

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鶴曰按元積志公墓云嗣子宗武
病不克葬則宗文為早世甚明意是年春自潭之衛時喪宗
文公在衛畏熱復回潭故下句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
當是瘞宗文於耒陽而後人遂誤以為公之墳也列子夸父
逐日於嶠谷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
千里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
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缺金陵記江南計吏止于傳
舍將去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謂無再過之期矣不久復經此
地飲此水遂為昔時之剌喉而死故後人戒之曰千里井
不瀉劉左傳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蜀志王朗與
許靖書曰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首言軒轅
制律以調八風而律管雄鳴尚錯故云休制律虞舜彈琴以

歌南風而枯桐半死可傷故曰罷彈琴聖賢之名邈遠而羈
旅之病相侵舟依震澤湖見參星以上言風疾舟中伏枕也
次言如聞笛而憶舊登樓而懷鄉自傷無所依也是以望故
國而悲羣陰之積且水鄉楓林又有炎瘴淫雨祭鬼落鴉殆
夫興盡愁來詎可禁耶於是自歎生涯其汨沒矣時物又自
蕭森其望故國能不悲傷乎次自言疑尊中弩而久病留冠
上簪而未棄往昔掌裾而驚帝投閣而為歆以比諫房琯而
得罪今也微才狂走終將何適乎惟謝諸親友之貴重者所
欽故安勗羨之不縶耳烏几鶉衣之若是雖哀傷同乎庾信
然述作異乎陳琳言不能愈風疾也又言十年在蜀三年在
楚雖叨陪錦帳言在蜀為負外郎也反朴忘機言時太平定
也數粒食四知金言親友餽食與金也春草源花言尚避亂

而未得歸鄉也又無病而服藥是以轉蓬之憂其情之矣適
夫言有喪子之感持危言有肺渴之疾學步言失其故步而
感激諸公之知己故欲假蘇秦張儀之辯舌而高誇之也然
流至照臨言蒙諸親友容納愚直願遇漂泊而見愛憐皇天
后土實照臨之次八句言兵亂未定末四句以不能如古人
之避世而涕作霖耳此所謂伏枕呈湖南親友者也賦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初近
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問葉帶雨不成花金錯囊垂
罄銀盞酒易賒無人竭浮瓊有待至昏鴉

朱曰王莽錢名錯刀以金錯其文

暮冬送蘇四郎僕兵曹適桂州

飄三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埋照
父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父
磷緇為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朱曰史蘇秦歎曰使我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

印乎阮步兵詩沉醉似埋照漢書高祖使二名盧綰上稱病

不行上怒曰綰果反使樊噲擊之

州人朱齊反容管經略王翊敗之故有此句

疑在道州蓋蘇僕適桂州所經後也

言其能詩早生作客於諸侯老年得官而佩印何遲

是耶次言尔賢埋光已父今得兵曹往桂州正當朱濟反叛

之府如盧綰樓蘭之合誅言典刑不可不正末言歲陽初盛

動指冬盡而春至王化父磷緇言國法父廢也蘇四倘之桂

州過蒼梧之舜廟須看雲以哭之傷今懷古之詞尔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七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八

古剡單 復 陽元讀

大曆五年杜子年五十九春在潭州率舟居夏避感介亂入衡州欲往郴州依舅氏因至耒陽聞賊平回潭州欲歸襄陽道卒殞於岳陽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之目追酬高常侍適性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長言詩波濤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夔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快眼忽開迸淚幽
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香高名動寒廓歎我悽求友
篇感時鬱主君略錦里春光空爛漫瑤墀侍臣已宜賓瀟湘
水國旁元龜置鄴杜秋天失鷗鷺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
猶存送拱北辰纏冠盜欲傾東海沈乾坤邊塞西蕃曾克斥衣
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
波瀾隨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鶴曰公入蜀上元初始有草堂適人日詩當在上元二年也
沫曰楚詞使湘靈鼓瑟兮漢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晉向秀聞鄰人吹笛思昔嵇生遊宴之好作思舊賦宋玉家
屈原作招魂

人日寄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西道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老
滿枝堪斲臘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
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
塵龍鍾遠系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起草鳴先
路乘槎動要津王粲聊暫出蕭雉只相馴終始任安義荒蕪益
母隣聯翩匍匐禮意氣死生親張老存家事嵇康有故人食且
軒鹵莽鏤骨抱酸辛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珎鴉圖乃矯翼能
軼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草木身填篋鳴自合金石瑩逾新
重憶羅江外同持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中曠絕合香
舍稽留伏枕辰傳驂雙關早迎鴈五湖春不達長卿病後來原

憲負監河使使票一起轍中錄

公自註嚴公既歿老母在堂使君温清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及太夫人傾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真所謂一死生不越骨肉則膝漆之契可以見矣謂曰蕭使君自幕府入為舍人唐制凡詔旨制勅璽書冊命舍人皆起草脩司曰漢書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祿秩与大將軍等自是青日表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去禮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奂焉左傳楚子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晉祗康陸誅謂其子曰山公在汝不孤矣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羅江縣屬綿州○此蓋送蕭為郡回美蕭之於嚴公如任安之事衛青有始終之義而自愧不

若上懷舊靈巾而有所需於蕭焉自四句言已與蕭先後參嚴公之幙府次四句言蕭曾為舍人而起草為使臣而來查為舍人為郎而馴雉乘鳥次四句美其有終始之義死生如一見公自註次四句言蕭之於嚴如張老之於文子山濤之於稽康而自愧不如故感思而抱酸幸耳次四句言我則遂山林之志而蕭則當展鵬圖為廊廟之珎今且為太守而憑熊軾次言自己土木形骸當衣冠為落之地契合之好如負甕之和金石之堅因重憶羅江錦水之交懽而隨即如白鳥過隙故懷舊而益靈巾為次自言我為尚書郎而不得坐省故曰曠絕合香舍且以病而稽留不得詣關今於五湖之春觀田鴛耳既在窮途而又負病交攻倘監河侯肯負粟於我則猶以斗水活涸轍之魚矣末句殆有所需於蕭使君也賦也

卷送二十三男錄事之攝郴州 崔偉

賢良歸盛族吾男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豈珠
玉環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
陽情舟鷁排風影林鳥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必見
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後役何蠻貊居
官志在行

補周禮教國子友行以尊賢良徐庶字元直其所与游者
諸葛亮龐士元司馬德操之流晉書桓玄曰何無忌酷似其
舅無忌劉牢之甥也永嘉晉生彌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
冠多自此至○山詩送男氏攝郴州而勉其行所志也首言
賢良生於盛族故吾男皆知名當世致如徐庶之交孔明士
元如劉牢之甥何無忌也今吾男雖環堵柴荆然如明珠

美玉豈得辱在泥塗也武甫人衰老而悲人世驅馳而厭甲
兵又况与舅氏別於春江之上而泣血者渭陽之情不能自
已也舟鷁排風而林鳥反哺者言舅氏待母以行美之詞
也次言亂離避難將見盜賊平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期
之詞也末言郴州橘井之清涼且為官在行所志何拘華
夏蠻貊耶勉之詞也賦也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
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期共
遠雅節在周以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
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補寰宇記以湘潭湘鄉湘源為三湘也晉山濤典選吏部

孟得其才謂之藻鑒漢高帝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作
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此或魏司直以廉也○首
言使者指崔郎中嶺南掌選歷三湘以去故魏司直膺推薦
而佐紀綱次言佳聲雅節惟在周防而期共遠當如山濤藻
鑒之明白勿似陸賈橐裝之嫌疑此或勉之詞末言湖外故
人少惟韋韶州一人而已憑爾寄詩与之賦也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卷報邑人論交番恨
晚卧病却愁春惠麥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趙曰魏文帝與鍾繇書不損連城之價註秦昭王以十五城
易趙璧也**蘇曰**謝玄暉詩茂宰深遐曉○言茂宰得才如連
城之寶故有馴雉迎舟種老滿縣如魯恭潘岳矣然吾卧病

愁春及與明府論交却恨相見之晚君之縣必有仁惠之政
而南翁悅矣其餘波及我烏賦也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員外賢字集知字韻

鍊金歐冶子貢玉大宛地得珍高無敵聰明達所為夢蘭他日
應折桂旦生知通德行光正刷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
於斯唱和將雜曲田翁辨燕皮

鶴曰按唐表豆盧本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賜以

為氏居昌黎棘城又唐志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二王

後諸蕃朝見之事屬禮部**鄭曰**吳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採

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為劍定功曰黃澤謠曰黃之澤

其馬獻玉皇人壽復願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兒也一

日千里亦可由曰子建七啟云符彩照燭左傳鄭文公卒

燕姑夢天使與已蘭而生穆公名之曰蘭易為漸于陸
可用為儀曹謝安戒約子弟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
使其佳玄昏曰譬言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潘省會
以杜李盧皆省郎也樂府有鳳將雛曲○此詩贈主客李貞
外子名棊者時公同豆盧峰作以貽之也首以寶劍良馬比
李之賢子則其符彩無與比而其聰明無不通也次言其夢
於它日獲應於今時既通經術又刷羽儀則折桂於妙年從
可知矣末言瞻謝庭之芝蘭會潘省而和鳳將雛之曲則我
庶皮翁在焉比而賦也

歸鴈二首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雙上瞻客上一背人飛雲裏相呼
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語愁寐故山薇。

鴈強曰衡陽有田鴈峰鴈至此不過遇春而回○言在
二年鴈又北歸雙南來見我於客中一北向背我而
去雲中相呼之急而歸者多故沙邊獨宿者少也末章以繫
書初無別語特愁故山之嚴者未得如鴈之歸爾賦也
欲雪違胡地先无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群塞北春陰
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言鴈每年欲雪南來先卷北去今也且暮洞庭高起則却過
清渭春盡必到塞北若或傷弓則行斷而其聲不堪聞矣賦
也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鷓鴣
似霧中看道我蝶過開幔片
下急流
白山青萬餘

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趙曰鷓鴣冠隱者之冠也鶴曰公在潭率舟居小寒食如小至

謂前一日也○此詩言於舟中逢寒食因書所見而懷長安

賦也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官識主如令社

日遠看人可憐處巢君室何異飄之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

去穿老落水益露巾

宋曰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豔明眉爭道朱

騎鬪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公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

人言強親近同心事金盞下山紅日晚牙檣換旆青樓遠古時

亂世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違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

迎少壯非吾道况乃今朝更被除

按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巳故云况乃

今朝更被除也○此公在潭遇清明而寫一時之事且憶弟

姪也首四句言觸處皆驚清明而出遊惟長沙尤甚焉次言

好遊寺而諸將佐皆至以馬比刺史葛比部將次四句言日

晚下山拔旆而青樓則遠也古時喪亂人皆可知而人世悲

歡暫時相違末言弟姪避亂離居不得書問而所逢迎者又

皆年少非吾同道况今朝又當上巳被除之日可不隨喜一

出遊乎賦也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之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
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老柳塞雲烟洞庭春色悲公
子環榮忘歸范蠡船

公曰此斗魁下兩三相比為三台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
五謂公曰前四句言密迹帝關如此後四句言流落江湖如
此賦也○復按首四句一起一承言韋杜同鄉而韋氏最貴
次叙北走則關山開雨雪南遊則老柳塞雲烟末以洞庭春
色悲韋之忘歸如范蠡船豈贊善自放於江湖耶賦也

風雨看舟前落老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妒江
老却倒吹老老困懶旁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
懷珍重分明不來折濕久飛蓬半欲高繁沙惹草細於毛蠶蜂

蝴蝶生情性偷飛避日勞

也古樂府艷老勾引落赤憎猶生憎方言也尔雅鴟伯勞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挿
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法雪山
草僧寶人滄海珠塔劫宮墻杜麗敵香厨松道清涼俱蓮老
交響共命鳥金榜雙回三足鳥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
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
山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澧府邑中
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
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為足圖父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

顯免與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老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
驛物色分留與老夫

隋書曰荆州記長沙西岸有麓山蓋衡山之足乃岳七十二
峰之數自相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峰巒秀下
瞰湘江岳麓道林二寺在焉**法曰**玉泉地名洞庭湖在岳州
之前赤沙湖在永州阿弥陀經極樂國王常作天樂書夜六
時雨曼陀羅華楞嚴經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
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三足野客本作謝客謝靈運字客
子何顥當作周顥公自注宋之問之貶也途經於此有詩尚
在薛間○此公遊岳麓道林二寺而作首一節述二寺景物
之美次一節述暮年到山欲誅茅以養微軀且得以依止尊
宿若夫富貴功名不足圖也末乃歎宋公放逐曾於此題驛

而分留與我賦也

奉酬冠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注別郎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史筆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
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侍君偏

深曰魏略侍御史簪白筆立殿陛書過以記不法按百越言
按察百越之郡○言往昔於郎瑕之地相別今四十年矣而
寇為御史相遇於洞庭故見寄詩相憶當深春把臂而傷心
焉既而又見黃頭郎祇候乃知尔南按百越又將別去其離
恨應為何如我賦也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
殺中夜傷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

蔡百世曰此潭州詩主將謂崔雅也時為臧玠所殺侯景之
亂舉軍皆白馬青袍楚詞涕淫其若霞○言乘白馬者為
主將戮而夜死於戰鬪唯見空鞍貫雉箭耳其勇敢之氣今
誰見耶之章言喪亂之世死者或正或邪或盡節或傷勇故
曰多門是以哀傷之至賦也

入衡州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
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
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宜妻
後為郡元者女短牆周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
庫實過防怨已獨在此多息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
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中

夜半向星上倉至今分粟亦救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
莽世銷魂遊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相棘刺遷延肝脰瘡遠歸
兒侍側猶乳女在旁父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
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
參錯走洲渚吞容轉林管片帆在柳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
埋名園不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
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
再繼續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賊良門闌蘇生在勇
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感氛埃期必掃蚊蚋烏能當
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欣土聞清涼諸舅刻符
近開緘書札光頻繫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抱外家養謝安乘
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鳳我聞松林夜世賢張子房柴荆

寄樂土鵬路觀翔翔

鶴曰按史是年四月湖南兵馬使戚玠殺團練使崔瓘據潭
州為亂趙曰漢光武紀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易師出以
律失律凶也左傳瑾瑜匿瑕國君含垢楚詞圓鑿而方枘兮
吾國知其鉏鋸而難入苦節士指崔瓘也元惡指戚玠也尔
雅五達曰康六達曰莊書天道福善禍淫又明徵定保漢游
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七國反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隱若
一敵國云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子虛上林大人哀二世四賦
公自註蘇生侍御也深曰南史江摠字摠持七歲而孤依
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勵名重當世尤所鍾愛
晉謝安放情丘壑每遊賞以妓女從張子房公自註彼掾張
勸也趙曰樂土謂柳州○鶴曰大曆五年公在潭以戚玠之

入漁州故作此詩首四句言自古兵革其興衰看帝王
之興錯如何今唐之法度甚昭煥而安史之亂胡為而猖狂
耶此為國諱惡得春秋之義矣次言老將失律君臣含忍瑕
垢不即誅戮故清邊生戰場而空金湯也殆拍張九齡欲誅
祿山而玄宗容忍故致此極也次言安史亂後藩鎮賦不上
供如割據然權輕者無紀綱故軍州之體不一隨其性資寬
猛各自為政也此承上起下次言崔瓘士行脩謹恤民凋弊
不忘刑罰然旌旄非其所任而有出納之吝卒伍衣食不繼
遂以召亂至今殺氣吹沅湘故歎福善明徵之理反常也次
自言避亂幸免及跋涉之苦而鬱鬱四剛腸也次自言入衡
州而美刺史自述昨者得侍高談痛飲如間玉樹也今者再
獲繾綣已是安其蒼黃失措之態矣次言陽濟衰虬輩興師

問罪以誅滅玠也次四句言橘井山應片帆在柳岸次言
舅氏之眷顧若江揔之養於外家乘興長如謝安之放情丘
壑次言我下流匪珠玉實窮猿之投林豈若鸞鳳非梧桐不
栖者耶故我降桂林夜以自放曠世賢張子房以美張掾我
則崇荆以寄柳州當觀陽濟裴亂輩以翱翔鴉路蓋言朝廷
將拔濯之也賦也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毗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
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
冰炭耻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澆濯痛彼
道邊人形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光縣
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

為好彼克修天機自明鑑南園卷雲水北拱戴霄漢美名光中
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兮咸頭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
衰懦徧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迴首增憤惋宗英
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筭王室不肯微凶
徒略無俾此流湏卒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嘆
趙曰公自言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反當帳下之難不能一叱
白刃使散乃自以為媿也帳下指滅玠賢良指崔瓘也中丞
謂衡州刺史陽濟上游水之上流也時澧州刺史楊子琳出
兵討滅玠也御史相呼為端公時李勉自御史中丞出為廣
州刺史亦以兵討玠老子天下神器漢書強幹弱枝陸機文
賦扣寂寔而求音○此詩公自言目見帳下滅玠殺主帥崔
瓘不能一叱白刃使散深以為媿而陽中丞當連帥之職封

內之事得以及治宜率先問罪以正典刑則長策何其壯觀
耶且聞上游之兵如澧之楊子琳廣之李端公咸起兵討玠
且兇徒固宜斬刈以懲不軌以強王室勿稽緩為它人所先
蓋自谷以勉之詞賦也第一節首言為客而可媿者何哉
蓋眼見戎馬之亂中夜脫身亦混黎氓而奔竄豈不大可媿
耶次言以我平生疾惡之心反當將士殺主帥不能一叱使
散則言真非丈夫之特其為媿沒齒不能忘矣却又以風疾
為辭泊茲湘岸胡為而然亦自愧之詞也末言入舟雖云苦
熱若以賦自可藻雪特痛彼道邊之尸形骸變腐則其媿為
愈深公天次一節言陽濟賊為連帥得以按治封內當先問罪
况屬賊實多於諸侯之半乎且士卒既已輯睦促精悍以啓
行則玠不足討矣又聞上游之兵如楊澧州輩將逼長沙則

彼先有奸好天機明斷有若大鵬之南圖衆星之北拱則它
時美名之光於竹帛而今日之長策何其壯觀耶今吾中丞
苟能驅馳數公子同討罪則聲節之哀有餘而激我之衰懦
矣其偏裨之表三上請釋玠罪鹵莽同貫若連帥不能窮其
始謀之罪故回首益增憤惋也今宗英李勉守職昭煥當此
之時其出師討罪謀畫安得無成筭哉况王室自尊而兇徒
無憚凡亂臣賊子固宜卒斬以強天下之本然我作詩以豁
煩襟則皇天其照我之嗟嘆矣賦矣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風濤杜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
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
趙曰武王伐紂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首四句言南紀兵

亂是非不白其曰野流行地江入山雲應風濤壯陰晴不分
此也後四句言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表二端公賦也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旌頭華紫微無復相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雉嗥嗚乎已十
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論素志我行洞庭野歎得文
翁肆佚三曹子行若舞風雲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
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回見縣尹心根
源舊宮闕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遠
何必三千徒始壓茂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
時轉輻輳階凡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髮髻故國延歸望衰頰減
愁思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
激字雷凡百慎失隊

晉志昂為旌頭紫微帝宮也慧猶犯也詩閔宮頌僖公
能復周公之宇也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首
八句歎安史之亂學校道廢而為士者論其素志故三綱淪
九法數賦也次八句喜見陸宰作新學堂有若蜀之文翁而
學後又有自得之意是知周室宜中興而孔門未應棄此所
以必資雅才渙然以作新之賦也次言苟若是則衡山雖小
邑能首唱大義於此可見縣尹之心其源出魯頌之閔宮若
曰講堂非曩構言舊未有而新作也大屋加塗墍言舊所有
而脩葺也且形容其實廣深遠而不狹隘雖無三千之徒衆
居此固已可遏亂略賦也前四句美陸宰之心術次四句言
新學堂之寬廣末二句綴前宜中興未應棄及金甲征夫之
句次述林木井水之美賦也次言此堂聞書聲而兵災似可

銷故國有可歸之望而衰容為減愁思若是則可收斯文之
波瀾於南紀而同子夏之風味於西河賦也卒章言采詩之
官雖憚跋涉而不至此然載筆之史尚可記而不遺於是高
歌以激夫宇宙之間凡百失墜可不慎哉言學校脩則經常
之道以正而太平之基以立且應淪素志宜中興立新意恢
大義等句凡音士研也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側身長願求其曹
翅垂口噤心其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
實及螻蟻忍使鷓鴣相怒號

鶴曰此詩為衡州刺史陽濟作也時濟攝連師之職以討臧
玠之亂○復味此詩末章蓋譏陽濟不能盡討賊之義比也

聶來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瘳飢流江詩得代懷興盡
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
屬江漲泊於方田

耒陽馳及素見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昨見狄相
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後屈路縣邑卜知我礙湍濤半旬獲
告羔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雀狐舟增爵僻路殊峭側
猿猱捷仰羨鶴鶴矯體過宰豚羊愁當置清醪人非西喻蜀興
在北坑趙方行柳岸靜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
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治

公自註時臧玠殺崔瓘長沙擾亂開崔侍御與乞師于洪府
師已至袁州北楊中丞子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達長沙鄭曰
史聶政殺韓相俠累而自苑兵姊媮伏尸哭極哀死政之旁

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妹亦烈女也師曰秋
相孫狄兼譽也南史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武帝語王曰孔
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聶令之父或相豈嘗任翰林之職
乎秦武安君白起破趙坑其限卒四十萬人公謂臧玠之徒
不可以言論宜悉坑之也○此詩首八句殺聶令家世及其
風流儀表賦也次十二句叙阻水書致酒肉詩得代懷意且
述時致臧玠之變而舟次方曰之僻路其曰驚徭徠恐亂兵
之速至也羨鶴鶴歎吾身不能奮飛也當此之時乃蒙遣禮
豈不感敦持以愁而置酒不能飲耳何則蓋憤玠寺不可以
語言論直欲坑之然後快吾意耳賦也方行柳岸靜應孤舟
僻路之句未話長沙擾應殺元戎而又自擇其惜蓋以崔師
禮卒之問罪故可開顏賦也頌溪曰子羨將死猶憤大討亂

興在北坑趙殊不哀颯此豈甘以醉飽失身命者邪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牙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境非吾
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
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鶴曰公時在衡復回次潭蓋欲歸襄陽也西康州同谷縣也
乾元二年至是年為十二秋也漢范滂母曰汝今得與李杜
齊名死亦何恨默翁曰首言久別相逢而以相逢二字為主
次相逢中述已之事體三相逢中述李之事體未又相別而
愁也○言昔曾與李避地同谷今也相逢於洞庭別又十二
年矣吹自言曾蒙主恩不能為而避地流落故深有愧爾
吹言李友誼之堅無比持為時所棄故廢而未收末言忝竊

李杜齊名於別也能無悲乎賦也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水闊蒼梧遠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大府才能
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憫弊貂裘

鶴曰是秋公將北首卒於潭岳之間○言蒼梧野則水闊白
帝城則天高此地皆不免有窮途之哭况我身老豈禁愁
是以有歸秦之思且大府才能所集之地而諸公德業俱憂
今將北歸衝冒雨雪誰能憫其窮而濟之耶賦也

過洞庭湖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櫂舞神鴉破浪南風
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言蛟室則圍青草龍堆則隱白沙古木護堤神鴉迎棹書過

洞庭湖所見之景物也回檣破浪則南風正矣特畏日斜而
欲暮耳言將歸秦而回船過之也末言湖光遠與天連直欲
以仙槎而升矣賦也

讀杜詩愚得卷之十八終

馬

馬

馬

馬

